

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

这次执行任务，整个仪仗队全副武装披挂上阵，枪上的刺刀闪着银辉。

以前执行任务，刺刀并不开刃，银灰色的刀锋倒是显得庄重，可那种光芒里却透不出冷峻的杀气。

自从严峻当上仪仗队大队长后，他要求仪仗兵要把刺刀的刀开出来。配发下来的那块长方形的磨刀石和擦枪工具一并成为了战士们们的必备。

面对这个问题，严峻不屑于正面回答，只是告诉韦民，让你磨你就好好磨，磨久了你就知道为啥了。

磨刀石呈暗褐色，石面有些淡淡的粗糙，像是韦民的皮肤。这种粗糙，沾上水接触刀刃之后，随着一滴一滴暗黄的石粉掉下来，却又显得有些细腻。

在那以后，韦民只要磨刺刀，眼睛都会悄悄地寻找大队长的身影和目光。

第二天，是任务前最后一次擦枪，当然包括磨刺刀。韦民一边细致地磨，一边试着刀锋，接着再磨，嘴里絮叨着什么。

第二天，是任务前最后一次擦枪，当然包括磨刺刀。韦民一边细致地磨，一边试着刀锋，接着再磨，嘴里絮叨着什么。



刺刀锋芒

■ 胥得意

怀剑

■ 郑茂琦

在湘江之战中，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奉命在一片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执行阻击任务。

这是一个多么慷慨悲壮的故事。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关于烈士的记忆，需要时常擦拭。

军人应该是怀剑的人，“一生的努力，一生的隐忍和等待，就是守护这把剑的光芒”。

红星闪耀

■ 周玉洁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圩的小镇里，老人黄和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

经过三天治疗，红军战士觉得行走基本没什么大碍，提出要追赶部队。黄和林本想留住他，但见他归队心切，只好答应了。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一个记者扛着摄像机跑得过于匆忙，一下子从台阶上滑了下来。

韦民一动没动。他在余光里看到，自己的手像是刚才眼前的国旗一样，正在一点一点变红。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一

第一次接触“扁担”一词是在小学课本里。第一次看见扁担，是11岁那年回山东老家。

哨所班长是个四级军士长，姓廖，个儿不高，很敦实，在哨所十几年了。我到哨所的时候，他正领着战士们在洞库清罐。

午饭前，有领导上哨所检查工作，我故意揭穿了这个秘密，用意是想让领导给他再配发一件新迷彩。

下午还没到操课，我就出了宿舍。想着廖班长上午挨批的事，我需要跟他“道个歉”。

此时，我突然想到以前去过的野战部队，想到生龙活虎的训练场，想到那些坦克、飞机、火炮，也想到了在哨所留守的炊事员。

风徐徐吹过哨所，所到之处一片耀眼的青翠。就在那一排耀眼的青翠里，我惊讶地发现了担在廖班长肩上的扁担。

哨所的扁担

■ 戴墨

二

刚到哨所时，大家在一张桌上吃饭都不好意思伸筷子。熟了后，就有说不完的话。

有个叫小丁的新兵那天发烧了，廖班长让他到哨所和我一起留守。我让小丁回宿舍休息，然后就沿着哨所的羊肠小道去找军犬战帽。

我抬手试了一下小丁的额头，还烫着。小丁怕我又让他回去躺着，机灵地转移了话题。

一句“快乐的理由”，让我想起昨天曾问过廖班长，现在的兵好不好呀？他想想说，不存在好带不好带，只有会带不会带。

山中月色清凉如水，晚上睡不着转到院子里，月光一角，我摸到了白天见到的那条扁担。

三

记得有一天，我曾傻傻地问廖班长，想过当将军吗？他老实实在地回答，没有。

廖班长说，那个四川兵真是个好兵，可惜因留队名额少没能留下。那一瞬间，我捕捉到他脸上掠过的惋惜。

